

管道工祁哥

□李庭义

认识祁如华大哥还是在1985年我调入丰台区自来水管理所之后。

当时我28岁，祁哥比我大11岁。甬看祁哥瘦小枯干，长着一副女人脸，又没啥技术职称和文凭，但干起管工活来，样样拿得起放得下，每年单位的技术比武，他都排在前三。

在没来这个所之前，我在一个工厂做研磨工，所以对管道工的活儿一窍不通。因此，初来乍到的我，如果没有祁哥的指点与帮助，我很难在此立足。记得刚来时，就听说这个所有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来此单位者，不管你的职位高低，都要下工地挖几次沟。不过，这个规定对于曾在农村插过三年队的我来说并不算啥。正当我拿着铁锹、镐头在沟内挥汗如雨时，

由于沟挖的不直，施工员二话不说就让我返工。祁哥见我为难的样子，就笑着说，这老话讲，挖沟就要随挖随修“帮”，这“帮”就是沟槽内的两边，只有那样，挖出的沟才不会“打弯儿”。他边说边干，不一会就帮我把不合格的沟槽给修直了。

这挖沟的“关”总算过了，可前面还有许多的“坎”在等着我跨过去呢。一天上午，我正在沟里挖为直径150mm的上水铸铁管打口用的工作坑。挖好后，沟上的祁哥对我说：李子，你试着把这个大口打上油麻吧。我毫不犹豫地在他手中接过了打口用的手锤、镊子和油麻绳。之所以那样胸有成竹，是因为通过这段时间的观察，我感觉这“活儿”并不复杂，拿

下它应该不成问题。可没想到，这活儿看似简单，其实不易。我要打的这个大口，由于沟底不平，造成两根管子的接口不匀，即上口缝隙大，下口缝隙小。打这样的大口，只有在缝隙小的下口先“背”上一把打口的镊子，然后，用手锤和另一把镊子把油麻绳下面的缝隙撑开，等上下左右的大口缝隙均匀了，再用手锤把其余的油麻绳打进大口的缝隙中。看到我站在大口旁边发呆的样子，祁哥似乎早已经知道我遇到了啥情况。他让我照着他教的方法做。很快，我便把两圈儿的麻绳顺利地打进了大口内。经祁哥检查，非常满意。趁他高兴之余，我又请求他把打灰口的口诀，四填八打和技术要领传授与我，并用于实践当中。那

一日，经我打好的大口就有五个。

经历了这两件事儿后，我才感到管道工的活儿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应付得了的，它的技术含量大了去了。

如今，祁哥已是70岁的老人了。一次我路过一个自来水施工现场，就看到一头白发的他蹲在路边正在观看工作人员施工。这位昔日的老管道工对自己过去从事的行当还真有瘾呀！



正辰杯

说说我身边的大工匠
散文比赛

北京作家协会 劳动午报社
北京正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首都之窗

门头沟怀古

□崔惠斌

古道

行脚流年岁月多，铃声响悦气平和。
金戈铁马彷徨事，经风雨雨见蹄窝。

古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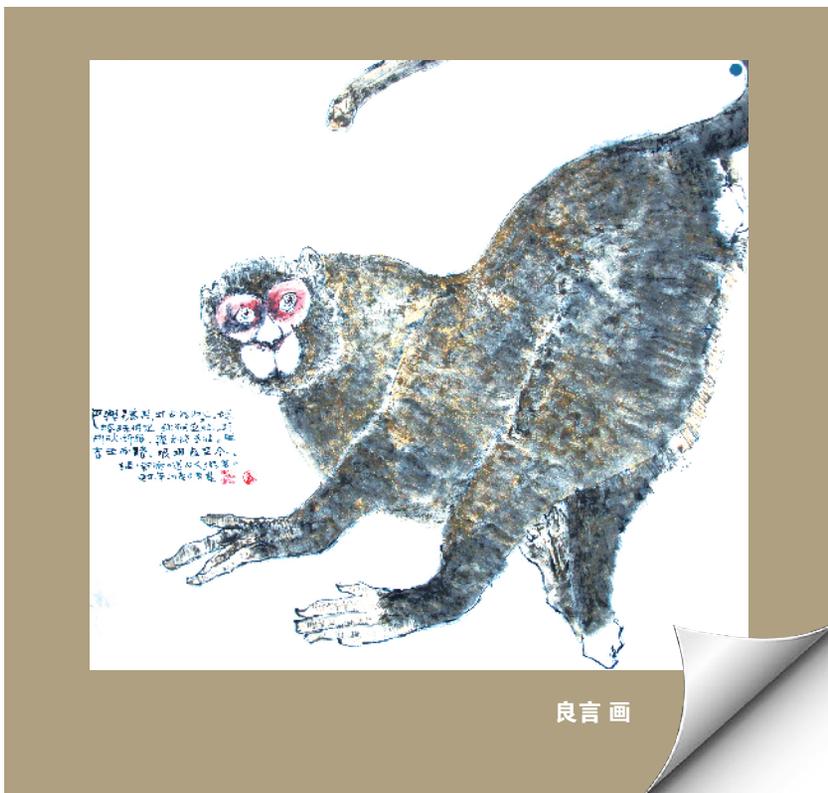
长松蔽日起林涛，古刹千年气正豪。
清净禅修多福地，幽居山野领风骚。

古村

明珠璀璨尽蹉跎，承载人文任打磨。
身历高年仍不败，世传古戏有秧歌。

古峡

山形地貌出奇葩，云涌飞烟罩薄纱。
耸立群峰皆入画，终年无日不看花。



良言画

红军的腿

□张庆和

长征是一个神话
写那神话的
名字叫红军
他们没用笔
靠两条沾满泥水的腿
勇往直前的腿
把一种感天泣地的悲壮
从南一直写到了北

仰望着遵义城头的红旗
饱蘸赤水河汹涌的波涛
沐浴铁索桥头的弹雨
把岷山的积雪踩在脚下
把草地的险恶抛在身后
就这样 他们
走啊 写啊
写啊 走啊
那交替迈动的双腿
又宛若一把把锋利的剪刀
剪碎了围追堵截
剪碎了千难万险
剪碎了腐朽的王朝
直至 剪出一簇五角星花
在共和国上空姹妍妖娆

就这样啊
靠着两条不屈不挠的腿
他们边走边写 边写边走
身后还蜿蜒出一条长长的线
从此 这条线
就把一个个胜利穿连在一起
就把天南地北缝缀在一起
就与中国历史紧系在一起
就与和平捆绑在一起
直至和中国的富强缠绕在一起
并且 撒下一路种子
在一代代中国心里 生根发芽
在一个个中国梦里 开花结果



正辰杯

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
诗歌比赛

北京作家协会 劳动午报社
北京正辰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首都之窗

就当我是第一次听说

□王瑶



随笔

朋友每天晚上都陪老妈聊天，一聊就是一两个小时，我问她怎么天天都有新话题？她说：“哪里啊，很多都是老妈之前讲过的。”我说：“那你怎么不提醒她已经讲过了。”她笑答：“老妈年龄大了，白天一个人在家，身边也没人说话，晚上回去她就会拉我说个不停。只要她愿意说，我就认真听，就当我是第一次听说呗。”

对此，我深有同感。母亲刚退休两年，每到秋冬季节，在我三番五次的邀请下，她才来北京小住些日子，其余大部分时间她更喜欢呆在熟悉的老家。她白天锻炼身体，时而参加些朋友聚会或社会活动，晚上读报、看电视，生活很有规律。可是，母亲就我一个独生女儿，而我又离家千里，所以彼此牵挂着。

白天没时间给母亲打电话，我就晚上跟她聊聊天。一天晚上，我忙到很晚才给她打电话，号刚拨出去，电话立刻接通了，母亲迫不及待地问我怎么忙到这么晚，嘱咐我工作生活不要太累。末了，她说：“今天下了一天雨，我哪儿也没去，这是我今天第一次开口说话。”我听了心里很酸。

前段时间，朋友带年愈古稀的母亲来京，我夸老太太身体硬朗，朋友却说母亲有点老年痴呆的前兆。我问他何以见得，他说老太太不会用电器，连电梯都不会按。席间，老太太和我们在一起热议国家大事，还把平时从电视里看到的奇闻趣事讲给大家听。看得出老太太耳聪目明，条理分明，记忆力丝毫不逊于年轻人。老太太瞅了儿子一眼，说：“男孩子

心粗，没时间也没心思跟我聊天，他不爱听，我也就不讲。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对电子类产品不感兴趣，他就觉得我们脑子不够用，老年痴呆了。”一番话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许多老人，尤其是空巢老人退休后，逐渐淡出社会舞台，家庭成了他们生活的全部。但日复一日的形影相吊，常常使他们倍感孤独。父辈们劳碌了一辈子，他们无私地爱着孩子，唯独忽视了自我。他们不图子女回报，只是想暮年时有人陪他们说说话。所以，我们不要借口“忙，忙，忙”，把父母随意丢给影子，而是要多抽些时间，坐下来静静地陪他们说说话，就算是那些说过上百遍的陈年旧事，你也不要打断他，更不要表现出不耐烦，就当是我们第一次听说。